



讀書與麻將

齊
夫

，而在有趣。」

而一向溫文爾雅的胡適，卻對麻將痛心疾首，上世紀二十年代，他曾說過：「中國的男人們以打麻將為消閒，女人們以打麻將為家常，老人們以打麻將為下生的大事業。我們走過世界，可曾看見哪個長進的民族、文明的國家，肯這樣荒時廢業的嗎？」他算了一筆時間帳：二十年代中國社會每天至少有一百萬副麻將在操作，就算每桌只打八圈，以每圈半小時計，就要消耗掉四百萬小時，相當於損失十六萬七千多天，約五百年的光陰。金錢的輸贏，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。由此他評論說：「麻將只能是愛閒蕩、不珍惜時間的民族的『專利品』！」他的話未免有些過激，其實，麻將沒那麼大罪過，對許多麻友來說，「不為無聊之事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」即便他不「修長城」，也不一定會去讀書或幹什麼事。

的確，麻將上癮會耽誤工作、影響讀書、荒時廢業，但如果持之有度，勞逸結合，麻將與讀書是可以兼而有之、並行不悖的。梁實秋就著文證明：「麻將不過是一種遊戲，玩玩有何不可，許多著名的文人學者也喜歡打麻將，梁啟超、徐志摩等都是梁啟超，還有句名言：『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。』」只要不是沉溺其中不可自拔，意在消閒、娛樂，偶一為之，節假日聚得三五好友，打上八圈，換了腦子，鬆了筋骨，在笑聲喧囂中度過半日，也不無樂趣。

但年輕人如果也在麻將檯上一坐就是半天，大呼小叫，樂此不疲，那是很讓人生氣的。因為，他們正是該發奮讀書、努力創業的好年華，不懂的事情太多，不明的道理太多，而這些東西在麻將桌上是學不來的，只有來自於讀書學習。須知，讀書對一個人、一個國家的益處無論怎麼說都不為過。對於人類和社會發展來說，讀書是文明的起源，是歷史前進的動力，是人類進步的階梯，對於個人來說，則是事業成功必不可少的精神和知識準備。所以，莫言的告誡雖然刺耳，還是很有道理的，但願那些老「麻友」保重身體，量力而行；年輕「麻友」們能毅然告別牌桌，金盆洗手，多讀書，發奮工作，早日成才，善莫大焉。



馮
進

真正的選擇該是無愧於歷史的。我們的選擇，讓我們的心靈在這裡稍作休憩。於是給了我們一樣，它以它獨有的方式來告訴了我們它的選擇。滄桑歷史的老人，曾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叉口教會我們，我們說着它們的語言來表達的一種效果。突然間覺得烏鎮又像一位老人一樣向我們一些年來的所作所為說着。我們的選擇，就像我們的生活，不一樣的方式，只為達到同樣的目的，卻是一樣的。

聽說烏鎮的每一座橋都可以過同一條河，走的路不同，人卸下了一身的疲憊，身心放鬆地享受着這由小街、小橋、

小河搭建起來的烏鎮。時有一種着落感，一種親切感，不需要過多的選擇，我們就可以過同一條河，走的路不同，人圍在一起像棋子，在看那戲劇的那種喧鬧，給了安靜的小鎮一種別樣的風情，不同於城市的車水馬龍，只是給小鎮注入了一股生命的活力，一種生氣。看到那樣的情景，讓人頓然間很喜歡《似水年華》裡的寧靜，一條條曲弄，不知在擺渡着什麼人；參天的銀杏樹千百年來的土地，守護着足下的這片土地，愛護着土地的人民；深宅大院裡鎖着的是深沉的安靜。

枕水江南一烏鎮



寫小說的導演易文

許定銘

易文在編劇及導演生涯以外，還擔任過《掃蕩報》、《和平日報》及《香港時報》的編輯，出版過《下一代的女》、《重慶自動出版社》、《真實的謠語》（香港海濱書屋，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八）、《彗星》（香港大公書局，一九二九）、《雨夜花》（台北長江出版社，一九四〇）等幾本小說，如今大家見到的約八萬字長篇《凶戀》（檳榔社，一九四五），是蕭遙天主編的《檳榔叢書》之一，當年只印二千本，不多見。

《凶戀》寫發生在廣州市郊一座私人宅「蔭園」內的故事。

吳江人易文（一九二〇至一九二八）原名楊彥岐，外甥女景宜和客人志

電懋、國泰、邵氏等公司任導演，會編寫劇本六十多個

，執導過四十多部電影

，是香港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的

名導演，主要的作品是《空中小姐》、《青春兒女》、

《快樂天使》等。

易文慣

於編劇本，

《凶戀》很注重情節的演變和場景，喜歡留下讓小說人物發

揮的空間是其特色。



醉書亭

醉書亭